

教育研究札记

耿摇申摇著

北京教育出版社

目摇摇录

序	文喆(员)
前言.....	(员)
一、教研和科研.....	(员)
教研和科研.....	(员)
困惑难解.....	(猿)
原无分化.....	(缘)
自然分化.....	(苑)
尖锐批评.....	(怨)
恢复发展.....	(员)
分道扬镳.....	(员原)
走向极致.....	(员苑)
分久必合.....	(员园)
相融合的条件.....	(员袁)
顺应趋势.....	(员元)
二、教师的研究.....	(员怨)
教学的研究性.....	(员怨)
研究的准备.....	(猿员)
课题就在身边.....	(猿猿)
课题的确定.....	(猿缘)
研究的资格.....	(猿愿)

普及与提高.....	(源园)
教师的研究是什么.....	(源园)
解决战斗靠步兵.....	(源源)
小题目深研究(一)	(源元)
小题目深研究(二)	(源愿)
长计划短安排(一)	(缘园)
长计划短安排(二)	(缘园)
三、研究的学习.....	(缘原)
请多提问(一)	(缘原)
请多提问(二)	(缘元)
方法的包装.....	(缘愿)
科学与艺术(一)	(远园)
科学与艺术(二)	(远园)
莫辞抄撮之劳.....	(远原)
常做综述.....	(远远)
研究论文的撰写.....	(远愿)
“科研兴校”浅析	(苑袁)
校长与研究.....	(苑缘)
四、研究的方法.....	(苑苑)
经验总结的误区.....	(苑苑)
经验是做法.....	(苑愿)
在结合部求突破.....	(愿员)
“一实验就成功”(一)	(愿袁)
“一实验就成功”(二)	(愿缘)
“一推广就失败”	(愿苑)
“常模”的问题	(愿愿)

观察的可靠性.....	(怨员)
研究要指向实践.....	(怨猿)
空疏的研究.....	(怨缘)
可持续实验.....	(怨愿)
内省方法的利弊.....	(员园)
混沌中的混沌.....	(员园)
量化的泛化.....	(员缘)
五、研究的管理.....	(员园)
双重任务.....	(员园)
分类管理.....	(员园)
包装的方法.....	(员猿)
成果推广难在何处 (一)	(员缘)
成果推广难在何处 (二)	(员苑)
再一次论证.....	(员怨)
再次谈论证.....	(员园)
学校研究的组织.....	(员园)
学校研究的分类.....	(员缘)
学校选题的依据.....	(员园)
学校选题的步骤.....	(员园)
学校研究的问题.....	(员园)
学校研究的特点.....	(员缘)
“经”与“精”	(员园)
六、研究的评价.....	(员猿)
“发表”的含义 (一)	(员猿)
“发表”的含义 (二)	(员缘)
对研究应分类评价.....	(员苑)

研究评价的导向.....	(员怨)
对教师研究的评价.....	(员蒙)
论文引用率问题.....	(员蒙)
从教学成果谈起.....	(员蒙)
对学校研究的评价.....	(员蒙)
七、教育热点问题.....	(员园)
“差生”可怜.....	(员园)
“明星”与“博士”.....	(员园)
第四个要素.....	(员源)
关键不在先有一桶水.....	(员远)
重过程，惜时间.....	(员愿)
五分制与百分制.....	(员园)
德育实效性.....	(员园)
再谈德育实效性.....	(员源)
解放计算机.....	(员远)
理论的起点是实践.....	(员愿)
理论的尽头是实践.....	(员园)
民办学校发展中的两个台阶.....	(员园)
改革与实验.....	(员愿)
现代化技术与现代化观念.....	(员园)
索罗斯使人不安.....	(员蒙)
课堂教学生命说.....	(员远)
八、序及评论.....	(员怨)
科学与艺术的礼物.....	(员怨)
走向实证研究.....	(圆员)
昨天和明天的联系.....	(圆蒙)

对当事人的拜托.....	(圆缘)
注重实践对策研究.....	(圆苑)
使孩子得到发展.....	(圆愿)
“一流”浅释	(圆员)
实话实说一针见血.....	(圆猿)
“阅读笔记”赞	(圆缘)
读《北京教育年鉴》	(圆愿)
九、史志絮语.....	(圆园)
“捞干货”与“挤水分”	(圆员)
“年鉴派”与修志方法论	(圆源)
种庄稼当花看.....	(圆元)
志书何用.....	(圆愿)
国际化语言.....	(圆苑)
是什么和为什么.....	(圆园)
层累的校龄.....	(圆源)
词汇的禁忌.....	(圆苑)
谈志书文字.....	(圆愿)
谈“横排竖写”	(圆缘)
“横排”论纲	(圆员)
地方教育史分期问题.....	(圆猿)
参考内容及注释.....	(圆缘)
后记.....	(圆元)

序

有一次，耿申同志同我说，他写了一些札记之类的文字，要结集出版，想请我做一篇序，我漫应之曰“可以”；待到他把书稿拿来给我看，我才大吃一惊，这分明是一本颇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怎么能让我这半路出家的教育研究工作者来冒然作序？然而，悔之晚矣，出版在即，目录页上已安排了序文的位置，只好硬着头皮写一点感想吧，信马由缰，说得不着边际之处，耿申同志其不会怪我乎？

翻看本书的目录，也翻阅了部分篇章的内容，初看之下，难免有驳杂之感；然而细读下来，确乎如作者“前言”所述，主要部分都是围绕着方法论问题的，是在为广大一线有志于教育科研工作的校长、教师，以及如我一类的教育管理人员，指点研究工作迷津的。毛泽东同志曾经大声疾呼过桥与船的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老人家确也为中国革命指出了有效的实施策略；可惜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的探索的方向出了问题，方法也是失败的，其结果是中国又一次错过了发展的机遇，白白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也浪费了许多无法弥补的时间。因此，大至国家发展，小至学校、个人的发展，都要关注方法问题的研究。要学会从方法论的高度去关注实施策略的研究，要学会在研究客观对象的同时反求诸己，客观地设计、观察、分析自己的研究过程，从而能够更客观、更准确地把握对象的实际，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结果。在我看来，方法的问题同时也是个认识问题、观念问题，脱离观念员

的“纯方法”是没有的。我们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而不采用那种方法（“无方法”，也是一种方法），之所以这样利用、阐释某一现象而不是那样利用、阐释某一现象，都是同人们的观念，就教育研究而言，是同人们的教育观念、教育哲学息息相关的。耿申同志在本书前言中声言他只关注方法，有心的读者会在他方法的议论后面发现他的教育理念、教育哲学。或者，这也是学习、把握本书所倡导的那种科研的科学方法的捷径吧？在研究方法的过程中转变自己的教育观念，在转变教育观念的过程中始终关注方法问题、实施策略问题，这是不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呢，质诸耿申同志，不知以为如何？

其实，这本书给我的启示并不止上述一点，耿申同志对“工作”的态度也是值得效法的。这些年来，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教育史志的编写组织与教育管理上，对于一位专注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这两项工作似乎都离研究专业远了一点。然而，仅仅两三年时间，一册煌煌专著出现在我们面前。“用研究的态度来工作”，“把工作当作研究任务来做”，这两句我曾多次说在嘴上的话，原来早已被耿申同志实践过且被证明为有效了，这岂不是值得庆贺，值得学习的吗？在面对历史发展新时期的挑战，面对基础教育改革的诸多困惑、诸多难题的时刻，一切有志于教育改革事业的教育工作者，一切有志于思考教改课题的教育实践工作者，都需要这样一种“用研究的态度来工作”的精神，需要这样一种“把工作当作研究任务来做”的态度。我们面临的难题很多，需要探索、需要创造的新方法、新模式也不少，发扬传统与坚持创新，大胆改革与遵循规律，加快发展与提高质量，都是我们必须兼顾又很难兼顾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以科学研究的态度来对待工作要求，坚持以科学研究的方法来规范工作步骤与过程管理，无疑是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减少损失的好办

圆

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尽快摸索到新的工作思路与新的办学模式的好办法。认真体会本书作者对工作的态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工作任务与研究任务的矛盾问题，帮助我们更快地转变自己的工作与研究相互掣肘的现状。

在经历了收获的金秋之后，在企盼着下一个播种的季节到来的日子里，读到一本有意思的书，为一本有意思的书做序，都是令人愉快的事，不由自主写下了以上的话，供作者与读者参考。

是为序。

文喆

2005年孟冬

前摇摇头言

—

除去个别序言及评论性文章外，本书所选编的都是 1982 年以来所写的短文。文章虽然都独立成篇，形式上也互不关联，内容散乱而不成条理，但所涉及的问题却并非漫无边际，而基本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教育管理问题，二是关于教育研究的规范问题，三是关于中小学校的教育问题，四是关于教育热点问题，还有就是关于史志的编纂问题。其中贯串于这些问题之核心的线索，是方法论问题。我对研究方法论问题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听学术报告，细听的部分不是他的结论而是他的方法；读论文，细读的部分不是他的分析而是渗透于其中的方法；看计划，不是看他的目标而是看他为实现目标所设计的做法。这差不多已成我的一个癖好了。因为方法论是科学研究中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也因为方法论是教育科学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欠缺的部分之一。

我曾有幸参加过一次社会学和人口学的成果评奖活动，社会学中对于方法论的重视，成果中对于方法论的详尽的陈述，专家对于一项成果中的方法论方面的细微缺欠所给予的严厉的批评，等等，都使我联想到教育研究中对于方法论问题竟能那么“不拘小节”。

当然，教育研究不同于社会学的研究。教育研究的实践特点更强，属于个案研究的情况更多，研究队伍中的“业余”

人员（其本职工作作为教育实践工作者）更多。所有这些特殊情况，对于一个从事研究管理的人员来说，都是不能不予以认真思考的。我曾与许多所长们讨论这个问题，并渐渐取得了如下的共识：教育的研究应当有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之分；以从事理论研究为主的专职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应当在方法论上不断规范自己；以从事实践研究为主的中小学教师的研 究则应当放开曾经受到学术规范束缚的手脚，强化实证性的、个案性的、行动性的、旨在改进教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这是一条既有利于专职研究人员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准、也有利于广大教师提高对教育教学问题研究的兴趣的道路。本书所编选的短文基本属于在这条道路上跋涉所留下的足迹。

二

从微观角度看，分别对待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至少对学校顺利开展研究活动是有益的。从宏观角度看，教育研究其实又难以做如此的分类。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本来就应包括这样三个阶段：一是收集资料阶段。这个阶段有假说，有验证的实施，但还没有结论。这个阶段的工作一般强调规范，其结果一般是形成资料汇集。这属于一个操作水平的研究阶段。二是理论探讨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一般强调理论的上升，其结果一般是形成学术报告。这属于一个概念水平的研究阶段。三是实际应用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一般强调理论向技术的转化，其结果一般是形成实用方案。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操作水平的研究阶段。

三个阶段的两个阶段应当与学校实践联系在一起，更形象一点说，一项应用性的研究，至少要去教育实践中两次：一次是去收集资料，一次是去改进实践。第二次也被称为成果的应用和推广。换句话说，一个完整的课题研究过程，应当把出发圆

点和归宿点这两头都扎在实践中。

如果是从成果的形态考察，则一个完整的教育研究过程也可分成两个阶段。教育研究成果的形态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字形态的成果。文字的成果有两类：一是学术报告，二是实用方案（为叙述和理解的方便，这里把“学术报告”和“实用方案”作为特指的概念使用：即把所有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理论著述等都暂称作“学术报告”，而把所有的咨询报告、评价标准、法规草案、教改方案等都暂称作“实用方案”）。由于两类成果的存在，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就必然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开题到发表学术报告；第二个阶段是从学术报告的发表到变成实用方案。对于一个以研究解决教育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为己任的地方教育研究机构来说，这第二个阶段尤其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二个阶段所指的正是科研成果的宣传、传播、推广、应用等充分发挥研究效益的阶段。

这样区分是有重要意义的。对成果形式的区分使我们对什么是成果有了做出鉴定的标准；对研究过程的区分使我们对一项研究怎样算是结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通过对成果形式的区分，可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以往我们更多地关注的是学术报告，把它看作是无可非议的研究成果；而较少关注实用方案，把它看作是很勉强的研究成果，甚至不看作是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凡具有学术报告形式的，不管其是否具备理论上的先进性和新颖性，一律按研究成果对待；凡表现为实用方案形式的即不具有学术报告形式的，不管其对解决实际问题起了多大的作用，一律不按研究成果对待。这实际是一种自戕式的可悲的评价标准。

对研究过程的区分，还使我们认识到，作为地方教育研究机构，一个研究项目完成了自身的学术报告，对于该项目的研

究人员来说，是完成了这个项目的研究；但对于这个研究机构来说，则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另一半工作应当是在已有学术报告的基础上，继续先前的研究，把处于概念水平的学术理论，演变为操作水平的技术设计，即实用方案。这是地方教育研究机构的完整的研究过程。也是教育研究组织管理的一个完整过程。

一些研究之所以被批评脱离实际，是因为这些研究只把工作做到一半，即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完事；一些研究之所以被批评水平低下，是因为这些研究实际只是在编书，编的只是并无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内容、观点重复的手册；一些研究之所以被批评既不能丰富学术理论也不能解决实践问题，是因为这些研究用的是后一阶段的工作方式，得出的则是前一阶段的“成果”形式，即研究过程停留在原始操作水平上，结果表述却努力模仿着学术报告的形式。

教育研究在过程、阶段上理应是完整的。然而实践中经常有缺失。所有的缺失都形成了不吐不快的议论话题。因此短文中的一部分是对“理论与实际脱节”现象的批评和对理想状态的呼吁。

三

短文中的另一部分是对一线教师研究的鼓励与赞赏。这部分短文所体现的思想大都是建筑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之上的：假设一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位有着强烈的自主办学意识的校长，他把教师的研究限定在就学校内部的问题而开展的研究活动这个范围内。学校范围内的问题包括：综合问题研究、学科教学研究、学生教育研究、年级和班级研究、校务研究。学校的研究几乎都应当能够归入上述五类的范围，不能归入的则视情况或可不予支持。因为学校的研究活动首先是为解决自身的实际问源

题的，因此这种研究活动总是能够与研究者的本职工作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因此对这种研究活动的评价就应当是与对其本职工作的评价相互关联甚至合二为一的。

这方面的短文主要是想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探讨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探讨对学校研究的认识问题，二是探讨教师参与研究活动的问题，三是探讨研究为什么会与工作脱节问题，四是探讨学校作为一个独立的办学实体如何使本校的研究活动成为一个与工作紧密结合的有机系统的问题。这些短文仅仅是在非常局部的方面做了些点点滴滴的探讨，或者仅仅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校长和教师的共鸣，以引发更多人的探讨兴趣。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校长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了：在我的学校内部，教育研究究竟应当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与通常专家们讲的科学研究有什么不同？究竟如何把握本校研究的特点和特色？等等。

令人高兴的是，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教育体制的改革终于在徘徊了十几年以后（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迈开了自己的步伐。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正在逐步收缩自己的权限范围，校长们的办学自主权正在逐步得到恢复。上述假设因此而正在一步步地得到验证。学校研究活动因此而方兴未艾。教师们因此而渐渐产生了作为教育教学研究主体的自信。

四

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从事“研究”工作的管理），对教育研究领域内的许多问题都抱有探讨的愿望，而且所涉内容较杂；也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从事研究工作的“管理”），对任何问题的都少有时间和精力做系统的、深入的探讨，因此所写的就多是短文。对许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有些则尚未点到缘

位置；有些属于纯技术性的、方法性的探讨，有些则属于“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类，诸如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一些现实的问题、从文字的习惯分析一些思想的束缚等等。有些文字略显尖刻，批评的方式过于直截了当，曾有同事读后问：“你这文章人家能接受吗？”回答是：“一我本意是善良的，二我是直接面呈对方的。”有些文字显得过分“科普化”，不深不透也乏新意。总体上看，这百余篇文章直白而粗浅，缺乏使人愉悦的文采和做深刻思辨的理论性，行文方式也随意而散漫，缺乏启承转合的常规结构和论据充分论证严谨的逻辑性。但无论如何都是有感而发。这些启发，有的来自书籍，有的来自会议，有的来自朋友，有的来自参观。为不埋没给我启发的书籍、人物、会议、事件等，选出了一部分作为参考及注释。分为三类，一类是近几年来喜读的书籍，是笔者思考问题的理论源泉；一类是近几年来参加的一些对笔者的思考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一类是近几年来对笔者的思考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和人物。开列于后，权为说明并做致谢。

教研和科研

教研和科研

摇摇有三个概念，我一直想搞明白其间关系。一是“教育研究”，一是“教育科学研究”，一是“教学研究”。想搞明白，是因为有两个疑问解不开。首先一个：如果不否认“教育研究”是科学研究的话，那么，为什么还必须在教育和研究之间缀上“科学”二字才能进入科研的领域？比如机构名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丰台区教育科学研究所。第二个疑问：教学研究为什么不被纳入“科学研究”的领域？常有老师问：我这研究算“教研”还是算“科研”？这里显然是把教研明确无误地认定为“教学研究”，而既不是“教育研究”，更不是“教育科学研究”，后者的简称即“科研”或“教科研”。

教育和研究之间为何要加科学，我请教过不少人，但均未得满意答复。我怀疑是因为我国一直实行计划体制，对于教育问题的决策大都是“计划”的和“拍板”的，按规律办事较差，科学性较差。计划需要研究，拍板也需要研究，于是，人们在不能否认这种科学性较差的拍板、计划也是一种“研究”